



桂花香

庞凡

石径蜿蜒，入山便是满眼翠色。九千余亩竹海环抱着小小的村落，风过时，绿波翻涌，簌簌有声。那二百多株古桂就散落在这竹海之间，或三五成林，或孑然独立，与清风明月相伴，度过无数晨昏。这就是世人唤作“华东第一古桂群”的板石岭。

春 立春之后，山间的雾气还未散尽，古桂们便悄悄醒了。它们不像桃李那般性急，非要赶着趟儿开花结果，只是不慌不忙吐出新芽。那芽尖是嫩红嫩红的，衬着经冬犹绿的老叶子，倒像水墨画里不经意的一点朱砂。清明前后，细雨如丝，月牙泉的水涨了几分。有村里的老人提着水桶，颤巍巍地来泉边打水，听说用这泉水泡新采的茶，格外清甜。泉边的古桂静默着，看泉水映出自己的影子，水波一圈一圈地荡开去。偶尔有雨珠从桂叶上滑落，滴入泉中，“叮”的一声，轻得像是树的叹息。

这时候，村里的孩子喜欢在古桂树下玩耍。树根隆起如龙蛇，盘踞在山石之上，正好可以坐着听老人讲故事。老人说，晚唐时候，有个叫张乔的诗人，常在这一带游历，写过“故里南陵曲，秋期更送君”的句子。孩子不懂什么诗句，只问：“那时有这棵桂花树吗？”老人笑着回答：“也许有罢。”于是孩子的心里，便觉得这树比故事里的诗人还要古老。

夏 入夏后，竹林愈发葱茏，将烈日筛成点点碎金。古桂们撑开团团如盖的绿荫，为山中的生灵留一片清凉。树下的石围子上，常常坐着歇脚的樵夫，摘下草帽扇着风，听蝉声从竹林深处一阵一阵地涌来。这时候的桂花树，叶子是墨绿的，厚实而有光泽。细看时，叶腋间已有了小米粒似的花芽，密密匝匝的，只是还绿着，分不清是叶是花。它们要在这三个月的暑热里，慢慢地积蓄香气，不急不躁，仿佛知道秋天一定会来，去奔赴一场盛大的约会。

普化寺的钟声，早晚两次，悠悠地穿过竹林，在古桂间回荡。据查证说，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梁，几经兴废，如今还在原处。寺里的老僧说，当年太平天国的兵燹过后，全村只剩一个叫张玉山的老汉幸存。他带着地契出家，重修了寺庙。老汉曾在寺前种下一株桂树，后来也不知是哪一株了。“不过不要紧，”老僧说，“这些桂树，哪一株不是听着钟声长大的呢？”

傍晚时分，若是走得累了，可以到杉屿咖啡馆坐坐。这是村里年轻人新开的去处，就在半山腰几株老桂的旁边。手冲咖啡的香气与桂叶的清苦奇妙地融合，坐在窗前，看夕阳一寸一寸地沉入竹海，光影变幻间，恍然不知今夕何夕。

秋 终于，秋天来了。先是风里有了不一样的气息。八月的一个清晨，早起的人忽然停住脚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脸上便有了笑意：“桂花开了！”于是整个村子都活了起来。那香气是捉摸不定的，有时浓得化不开，仿佛整个山岭都浸在蜜里；有时

又淡得若有若无，只在你经过时轻轻拂一下你的鼻尖，等你回头寻它，它却藏进风里了。

走进古桂公园，才知什么叫“叶密千层绿，花开万点黄”。那几株八百年的“竹林七贤”，果然不负盛名，干如铁铸，花似金屑，枝枝叶叶间缀满了细碎的花朵，密密匝匝，层层叠叠。风过时，金色的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，石径上、溪水里、游人的发间，都沾了这秋天的馈赠。

游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有拿着相机的摄影爱好者，架起三脚架，一等就是半天；有穿着汉服的姑娘，在桂树下拍照，衣袂飘飘，恍若画中人；还有从城里来的孩子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桂花树，追着飘落的花瓣跑来跑去，笑声洒了一路。

村里一年一度的千年丹桂艺术集市，就在这个时候开市。老街两旁，摆满了桂花做的吃食：桂花糕洁白细腻，中间夹着桂花酱，咬一口，软糯香甜；桂花酒金黄澄澈，装在粗陶碗里，酒香里带着花香，浅酌一口，便有些微醺了。还有桂花茶、桂花奶咖、古桂清酿……小小的一朵桂花，竟能变出这许多花样来。

夜晚，有稻田音乐会。竹筏搭成的舞台上，年轻人弹着吉他唱着民谣。月光如水，桂香如酒，歌声飘过稻田，飘过竹林，飘进那些千年古桂的梦里。谭震林故居前的那株桂树，当年可曾听过这样的歌？一九三八年，新四军三支队的战士们在这山里打过游击，他们可曾在桂花开时，闻着这醉人的香，想起远方的家乡？

冬 冬悄悄地来了，板石岭终于安静下来。桂花早已落尽，枝头却还是绿的。南方的冬天，不至于让树叶尽脱，只是那绿色深沉了许多，像是饱经风霜，有了岁月的厚重。树下的石围子上，积了一层薄薄的霜，日出便化了，留下湿漉漉的水痕。

这时候的古桂，褪去了所有的繁华，只剩下筋骨。那皴裂的树皮，那虬曲的枝条，那盘踞山石的根脉，都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。凑近了看，树皮的纹理里还藏着去年开花的痕迹——那是些干枯的花梗，细小如针。

板石岭是极少下雪的，偶尔来一场，也是薄薄的一层，却让古桂们有了别样的风姿。白雪压在墨绿的叶上，黑白分明，简洁得像一幅写意画。树下的雪地上，有鸟雀的爪印，细细碎碎的，一直延伸到竹林深处。腊月里，村里的老人开始准备过年的吃食。林渡面包窑的柴火烧得正旺，窑烤面包的麦香飘得老远。有人来买面包，顺便在桂树下站一站，摸摸粗糙的树皮，说一句：“又一年了。”是啊，又一年了。这些树看过多少“又一年”呢？九百多个“又一年”，在它们心里，怕是也像这山间的云雾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罢。

身边的美好

吴中伟

春天的登场，要是没有一树一树地花开——姹紫嫣红、桃李芬芳、争奇斗艳，总觉得不够有仪式感。一株株嫩芽，米粒般绽放；一颗颗草籽，在地头返青；一声声鸟鸣，响彻云霄，日子也便闹腾起来。

早晨送孩子上学，总是匆匆忙忙，从小区后门长驱直入，图个快捷，省点时间。又是车多人杂的周一，退休的王婶买菜回来，车上还支着一袋米，刚要进后门口，看我火急火燎的，退到门旁边，招手示意我先过去。“我不赶时间，可不能让孩子迟到！”只见她一脸善意，露出真诚的微笑。匆忙地道了声“谢谢”，便扬长而去。早晨的一次礼遇，真的可以治愈一整天。

“咚咚咚”，听敲门节奏，不消说，是楼上的杨姐。“周末回了趟老家，俺婆婆摘了好些小青菜，都是自家种的，没打农药，俺家也吃不了这么多，给你们捎点，尝尝鲜！”她爽朗的声音，也像春日的鲜

绿，带来融融的暖意。赶忙一把接过，熟人也不用太多寒暄、客套。左邻右舍，大家似有心灵感应。记得上次，天快黑了，对门的张奶奶估摸着我们还没下班回家，晒在楼顶的被单，她怕“打露水”，便帮着收掇，送来时，还叠得整整齐齐的。

春寒料峭，下楼时，正看见李爷爷推着轮椅，看他急着转身往回，快步走向单元门，我眼疾手快地按下了电梯。“老婆子身子骨弱，说是冷，上楼给她拿条围巾，谢谢你啊！”李爷爷笑呵呵地上前，和我打着招呼。“慢点啊，老李！还毛毛躁躁的，可不比小年轻……”坐在轮椅上的老伴小心叮嘱道。说话间，老人家满脸慈祥，满脸幸福。

时光的长河里，这些身边的美好，连成生活的温馨画卷，仿佛有了淡淡的芳香，总会在心底泛起涟漪，人生好像也有了光泽。

行走

茅庐饭店

张健

它叫“茅庐饭店”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两三间低矮的土坯房，就那么谦卑地、几乎是匍匐在青年塘的岸边。墙是黄土的，顶上覆着厚厚的、有些凌乱的茅草，雨水经年的冲刷，给那草色染上了一层沉郁的黑灰。它不像一个招揽生意的馆子，倒更像哪个老农随手搭在田边，用以暂避风雨的窝棚。它紧挨着喧嚷的菜市，于是便终日浸在那一股活生生、热辣辣的烟火气里了。蔬菜的泥土腥气，活鱼出水的鲜腥，还有隔壁摊子上卤料的厚重香气，都混作一团，成了这茅庐饭店最家常、也最动人的背景。

我们那时，是这里的常客。几个刚刚挣脱了校园束缚的年轻人，口袋里没有几个钱，胸中却装着一整个世界的理想与迷茫。茅庐饭店，便是我们安放那过剩的热情与廉价的忧愁的梁山泊。印象最深的是那火锅，铝制的，中间凸起一根黑黢黢的烟囱，底下烧着炭火。十五元一个，羊肉白菜、牛肉、豆腐粉条，满满地堆着。汤总是滚沸的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白茫茫的热气蒸腾而上，模糊了彼此年轻的脸。那烫菜是可以随便添的，我们便也毫不客气，常常吃得杯盘狼藉，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连厚重的冬衣也穿不住，要脱下来搭在身后那粗糙的土坯墙上。

就在这烟火缭绕之间，我们交换着彼此的梦。有人说要成为最厉害的工程师，有人发誓要写出一部轰动文坛的小说，有人憧憬着要找一个长得像周慧敏一般的女友。

我们为着一个幼稚的见解争得面红耳赤，也为着一句肝胆相照的承诺而热泪盈眶。失恋的苦楚在这里被友情熨烫，初入社会的挫折在这里被酒精稀释。那茅庐的屋顶，仿佛能收容我们所有不着边际的狂想与不足为外人道的悲伤。窗外的青年塘，水色是浑浊的，却静静地映着我们那段清澈见底的年华。灯火如豆，人影在土墙上晃动，放大，像一出热闹而真挚的皮影戏。后来，推土机来了。那钢铁的巨兽，发出沉闷的吼声，它不懂得什么记忆，什么情感，它的使命只是将旧的抹去，为新的腾出地方。青年塘，那一片曾映照过我们身影的水光，被一车车冰冷的泥土填平，没有泛起一丝涟漪。茅庐饭店，那几间风雨飘摇的土坯房，更是不堪一击，仿佛只在顷刻间，便化作一堆无人凭吊的瓦砾。

前些日子，偶然站在这片崭新的、坚硬的土地上，脚下是宽阔的水泥路面，身前身后，是披挂着玻璃与钢铁铠甲的高楼，它们线条冷峻，姿态傲慢，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光。道路宽阔，车流如织，一切都秩序井然，充满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现代性力量。

这里是新的，是好的，是进步的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图景。我试图在记忆中丈量，那口油腻的火锅，曾经沸腾在哪一座大厦冰冷的基础之下。那一声酒后的欢呼，又曾回荡在哪一片此刻寂静无声的空气里。我分明感到，一种生活的方式，一种情感的质地，也随之被一同消逝了。

我们拥有了光洁的餐厅、精致的餐具，却再难找回那份粗豪而温暖的慷慨；我们拥有了便捷的联系、高效的对话，却好像再难有那样彻夜不眠、掏心掏肺的酣畅。

进步，它给了我们一座崭新的城，却也悄然收走了我们记忆里的点滴。为我，也只为如我一般的人，在每一个与现实略显疏离的片刻，下一场无声的、温存的旧时雨。